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八期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蘭臺出版社

中國中古史研究

Medieval China Study No.8

第八期



蘭臺出版社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八期—Medieval China Study.

NO.8 /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臺北市：蘭臺，民 97.12

面；公分；

年刊

ISBN 978-986-7626-77-6 (平裝)

1. 中國史 2. 中古史

622

97025402

《中國中古史研究》

Medieval China Study No.8

第八期

總編輯：雷家驥

編輯：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執行主編：朱振宏

封面設計：黃翠涵

出版者：蘭臺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20 號 4 樓

電話：(02)2331-1675 傳真：(02)2382-6225

劃撥帳號：18995335

e-mail: lt5w.lu@msa.hinet.net

網路書店：<http://w.w.w.5w.com.tw>

<http://www.books.com.tw>

香港總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大蒲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話：(852) 2150-2100 傳真：(852) 2356-0735

出版日期：2008 年 12 月初版

定價：680 元（平裝）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ISBN：978-986-7626-77-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 錄

從《顏氏家訓》解析顏氏的政治文化觀·····	羅文星·····	1
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	雷家驥·····	43
關隴集團的初次質變·····	林靜薇·····	107
「桃花石」與「天可汗」·····	朱振宏·····	135
遼代城市之生活資源與戶口構成·····	王明蓀·····	171

Contents

To Analyze Yan Shih's Political Culture View from Yan Shih Jia SyunLo, Wen-hsin.....	1
The Military Commandership in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Chou—On the Development from Du-jun System to Du-du System.....Lui, Kar-kai.....	43
The First Time Metamorphosis of Kuanlung Group.....Lin, Ching-wei.....	107
“Taugast”& “Tängri Qaghan”.....Chu, Chen-hung.....	135
Life Resources of the Cities and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Were Formed in the Liao Dynasty.....Wang, Ming-sun.....	171

從《顏氏家訓》解析顏氏的政治文化觀

羅文星*

摘 要

《顏氏家訓》將政治、社會、文化等議題融入於家庭生活當中，更將家庭文化的塑造與諸多理念做一實踐性的結合，所以，本書是一多面相的文化性著作。

顏氏祖先創造的文化傳統是深具影響的。顏含追求國家致治的從政理念與修己守道順隨性命的仕宦原則以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的節制精神等，都為顏之推所繼承。對顏見遠堅守士大夫不屈二姓的抗議傳統，顏之推在動盪的處境中做了反省與調整，仍未否定此一士大夫的政治傳統。在家風的薰陶下，顏之儀展現強烈的諫諍風格，在政治上產生的影響力使得君主也不敢忽視。

顏之推的政治行事風格，如同他自己所言「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從南到北艱辛的仕宦過程中，始終是秉持修齊治平的人生大方向。

充滿著現實意識的顏之推很清楚現實環境的利弊得失與演進發展，他能與時俱進，更重要者在於他務實而創新的風格：透過《顏氏家訓》一書，將傳統文化的價值、理想結合於當代生活之中，對傳統文化再做一次新詮釋、新論述。

*羅文星，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歷史講師。

顏之推的文化本質，從「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來看，他給予自己的基本定位是文化的詮釋者、創造者。

全書的政治文化論述，可分出理想與現實兩個層面。綜合諸項理想與現實層面來看，顏之推面對政治世界時，從文化(或說儒家)的立場出發，提出理想的行事原則。但，充滿現實意識的顏之推亦務實地審度時勢變化，做出了開放多元、避退守成、批判對抗以及守道待時等等不同的調整性回應。他一生做了種種的調整、嘗試或是創新，其精神誠如他自己所言：「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的「士大夫風操」。

關鍵字：《顏氏家訓》、顏之推、士大夫、政治文化

一、序言

《顏氏家訓》¹一書，是顏之推在歷經南北政權的政治社會經驗之後，於臨老之際將人生經驗撰而為言，留給顏家子孫閱讀、學習的著作。此書可說是中國歷史上較為完整的家訓開創之作，也由此確立其第一部家教專書的地位。歷來對《顏氏家訓》的研究，主要在文學、文字、訓詁、音韻、家庭教育等層面，已產生不少研究成果。於今日重新閱讀、研究之際，我們希望提出一新的研究視野，以增進對《顏氏家訓》的理解。

基本上，對此書至目前為止的認知，我們以為還可以從政治層面的角度來進行探討。本文彙整顏之推及顏氏家族成員對政治性事務的直接或間接參與所產生的言行紀錄，試圖以今日政治學的諸項概念來予以剖析、研究。尤其，顏之推透過言或行所表述出來的各種政治事務理念，本文暫先泛以「政治文化」一詞來涵蓋之，以便於研究之進行。今就書中的種種論述來做一嘗試性的探索、建構，我們以為此書存在著極為豐富而有探討價值的政治文化內涵，希望能闡述出尚未被發掘的層面。

首先，從此書的章節綱目來作一基本觀察。此書的目的，如依顏之推自己所言是「整齊門內，提撕子孫。」²然而，仔細剖析各篇各條，符合「整齊門內，提撕子孫」此一目的的篇章，大致都集中在〈教子〉、〈兄弟〉、〈後娶〉、〈治家〉等篇而已。全書其他更多的篇章，大多著墨於士大夫對政治社會的所思、所言及所行的反省與批判。這些篇章所以產生，當然是與顏之推本身身為士大夫的深刻觀察、體驗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這些篇章是全書最為精彩的部分，很能反映中古時期士族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的觀點，這些篇章包括〈風操〉、〈慕賢〉、〈涉

註：感謝兩位審查老師的指導意見，使我獲益良多。未盡之處，來日再奮勉以赴。

¹ 此書較好的版本便是周法高撰輯的《顏氏家訓彙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3年5月2版）與王利器之《顏氏家訓集解》（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初版）。本文原則上參較使用兩書，惟於引文部份統一採用王利器之《顏氏家訓集解》。

² 〈序致〉，頁19。

務〉、〈省事〉、〈止足〉、〈誠兵〉等。本文主要就是依據這些篇章並結合全書整體性的觀點來進行探討。

如依據上述的基本觀察，則全書大部分篇章是在「整齊門內，提撕子孫」的目的之外。顯然，上述的基本觀察恐有失之偏頗的嫌疑，無法對全書得到一整體性的掌握。所以，比較恰當的說法應該是，書中所載的諸多政治、社會、文化等論述，本來也是顏之推所構想家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他不僅討論門內之日常生活事務，也將社會及政治的種種事務融入家訓之中。如此的作為是饒富意義的，正凸顯出中古時期士族家庭的特色³。因此，我們應循此宏觀的思維架構來詮釋、定位《顏氏家訓》一書，不需只將其視為一姓之家教專書而已。

全文的討論起點，我們將從顏氏家族成員及顏之推的生平開始。這樣的思路進程，是因為顏家是一士族家庭，其家族成員大多活動於政治圈，在仕宦過程中所留下的政治文化是極具意義的，可作為我們了解其家族特性及顏之推的重要背景，也是我們嘗試論析《顏氏家訓》一書所呈現政治文化的基礎依據。

二、顏氏家族成員的生平紀事

（一）、顏氏祖先

關於顏之推家族的源流，據《北齊書》顏之推本傳的記載，只有上至九世祖顏含。更早的源流在《顏氏家訓》中是出自顏之推本人的追溯：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

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

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⁴

³ 家庭與社會、國家的互動關係及意義，是一未來可開拓研究的領域，對於中古時期士族的探討尤為重要。谷川道雄的近作〈六朝貴族的家庭生活及其在社會政治上的作用〉（刊於《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張國剛主編，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4月第1版）便是一很好例子。

⁴ 〈誠兵〉，頁320。

顏之推的追溯有無憑據，我們已無從得知，但是，他所呈現出來的源頭是富有意義的。首先，就如此篇篇名〈誠兵〉一樣，他強調顏氏「世以儒雅爲業，偏在書記」，「未有用兵以取達者。」這樣的家族屬性定位其實是頗有意義的，如對照於顏之推所歷經的戰亂時代，透過軍事管道而發達升遷的機會是頗多的，但是，顏之推仍堅持於儒者的儒雅之業。他如此的態度，有如「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⁵其次，他舉出孔子登堂入室的七十二弟子中，顏氏佔有八人，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爲顏回、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嚙、顏何等八人，大概他是據此而提出八人的說法。很顯然的，他標舉「仲尼門徒」即是與有榮焉，所以，顏之推標舉的儒雅之業，即是爲其家族插上孔子儒家的標誌。顏之推在這由後視前的歷史追溯過程中，得出「以儒雅爲業」的結論，既有家族歷史傳統且有家族現況等兩層面的考量在內。因此，所建立的顏氏祖先源流，是充滿著文化意涵與當代社會的現實意義，已爲家族的歷史文化脈絡確立出清楚的定位。

附帶一提，像顏之推這樣溯源的建構工程，應是北朝至隋唐時期中頗具意義的文化現象，值得將來繼續深入探索。

接下來論及顏之推的九世祖顏含。

(二)、顏含

顏含以孝行而被編入《晉書》孝友傳。他得以進入仕途的條件，除了孝行聞名外，大概也是因祖父曾仕宦至給事中與父親曾仕宦至汝陰太守這樣的家庭政治背景有關。我們以爲他對於塑造顏氏的仕宦理念有著關鍵性角色，以下試論其人其事。

顏含歷任諸項官職頗爲順利，尤其在參討蘇峻有功之後，攀升至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在此時刻：

王導問含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遊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

⁵ 〈誠兵〉，頁 321。

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

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⁶

事實上，吳郡是當時南方的精華區，南北權豪匯聚於此，實屬一不易管理的行政區。面對這樣的現實困境，更凸顯出王導的提問是一難以回答的難題。但是，顏含坦率直接的指出解決之道。事實上，顏含回歸到仕宦從政的基本立場，即以國家社會致治為最高的政治理念，這也是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所在。因此，顏含是本著就事論事的務實態度，來解決此一難題。在他坦率直接的對話裏，我們隱然可見其心理有一將國家社會視為公共領域且應有其運作軌則的理念存在。這樣的仕宦態度，就國家致治的方針而言，他的立場是毫無可議之處。看來國家社會的運作軌則與士人的仕宦原則是相當契合的。

再說顏含此種務實的政治理念，其模式在《顏氏家訓》中是很清楚表達出來的：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⁷

顏之推在書中數處反複申論「有益於物」此一核心理念。對於士大夫而言，他們的本業究竟仍是仕宦為官居多。但士大夫群在官僚體系中，能否實質有貢獻於國家社會的治理是一很難掌控的問題。所以，顏之推自覺自發性的提出「有益於物」的仕宦原則，似欲以個人的理念轉換成官僚體系運作的動力之一。這種自發性的政治理念，其意也在謀求國家社會整體之發展。

顏含在「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後，便以年老遜位退休。然而，他在東晉政壇仍受到禮遇崇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敕太官四時致膳。」對於這樣的崇高禮遇，這位有為有守的士大夫官僚是堅持「固辭不受」的。表面看起來，顏含在政治面上的仕途是順遂的。但在面對更大層面的大環境時，卻又表現出他另一種的立身處世原則：

⁶ 《晉書》卷 88，頁 2286。

⁷ 〈涉務〉，頁 290。

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8

顏含這種修己守道順隨性命的行事原則，可以想見是在變幻複雜的現實環境中磨練出來的。這種在天人之間、人我之間的複雜互動下所產生的立身處世原則，在顏之推的身上，可說也是一脈相承：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慚，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暇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⁹

顏含的修己守道與顏之推的「守道崇德」，其意涵是相同的。他們所思考的對象就是變動不已的政治環境，皆主張堅守著儒家君子「守道崇德」的基本立場，等待時機以進宦途一展長才。若不得如意，則訴之「信由天命」，無須強求。顯見顏之推與顏含的理念是一致的，稍不同者在於，顏之推進一步將此理念具體發揮在仕途發展過程的觀察、批判上。

此外，顏含所留下的家訓名言且為顏之推所終身服膺者是：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¹⁰

顏含這種自我節制精神的產生，由其傳記來看，可做解讀背景的是「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此一事件。事實上，此一求婚事件的背後意義反映了東晉政壇生態的險峻，故使顏含雖處崇高地位亦不敢同

⁸ 《晉書》卷 88，頁 2287。

⁹ 〈省事〉，頁 307。

¹⁰ 〈止足〉，頁 316。

意，以免捲入不可知的政治鬥爭危機中。顏之推特別將此家訓定為終身服膺的名言，應該與他身處北方嚴苛政治環境所產生的感受密切相關，也代表顏之推是認同此一源自家族傳統的節制精神。他們的主要考量，皆在於保全身家。像這樣涉及政治、婚姻兩層面的問題，是當時士族必須面對且須做出抉擇的。事實上，這個大問題的最終考量仍在於政治因素，所以，「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原則的確立，正反映顏家一直秉持著節制精神，與中央的政權核心刻意保持著一個安全性的政治距離。

顏含以後的歷代子孫，很可惜所知事蹟不多，僅能暫以所知全列於此。顏含生有三子，即髦、謙、約。顏髦字君道，少纂家業，惇於學行，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嘆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¹¹朝廷嘗以尚書郎、國大中正、給事黃門侍郎徵之，髦以父老不就，後任晉陵、臨川太守，封西平侯。髦生琳，字文和，任西曹騎都尉，襲西平侯。琳生靖之，字茂宗，任宣城太守、御史中丞。¹²靖之生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風華骨格，莊密挺秀，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¹³曾任治書侍御史、度支校尉與巴陵太守。騰之生炳之，字叔豹，炳之亦以能書稱，任奉朝請、輔國、江夏王參軍。炳之生見遠，即之推祖父。

（三）、顏見遠與顏協

從顏含以下，顏氏家族大致上傳承著家業並歷任仕宦。至顏見遠，附載於《梁書》顏協傳。其載：「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為治書侍御史，俄兼（御史）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

¹¹ 見〈晉侍中右光祿大夫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顏公大宗碑銘〉，及《藝文類聚》卷48引〈顏含別傳〉。

¹² 同上。

¹³ 見〈顏氏家廟碑〉。

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¹⁴關於顏見遠不事二君不食而卒之事，會參《周書》顏之儀傳則更清楚：

（之儀）祖見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¹⁵

不論是「何預天下士大夫事」，或是「何預天下人事」，其意義大致是相同的。就梁武帝的立場，以為自己是應天從人地合法取得政權。但是，顏見遠是秉持夷、齊不屈二姓的政治傳統，終至不食而卒。這樣激烈的政治性舉動，雖於齊梁時代改易的大格局沒有多大影響，但由梁武帝的不滿可以看出士大夫的影響力在政壇上是存在的。此一「不屈二姓」的政治傳統，於士大夫始終是一必須面對的課題。在顏氏家門內，馬上便產生影響。顏協便因父親的「不屈二姓」，因此「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¹⁶似乎「不屈二姓」在顏家之內已成為一具象徵意義的事件。既然不認同於梁政權，因此在不違背家門事義的原則下，便「遊於蕃府而已」，並未正式出仕為官。

然而，「不屈二姓」的理念，到顏之推身處的時代，隨著時移境遷，面對胡風興盛的北齊政權，他作了反省思考與調整：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¹⁷

由此反映了顏之推能不拘泥於家族的政治傳統，很務實、很理性地面對當時變動不居的政治環境。因應於此環境，顏之推在這方面的政治思維

¹⁴ 《梁書》卷 50，頁 727。

¹⁵ 《周書》卷 40，頁 719。

¹⁶ 《梁書》卷 50，頁 727。

¹⁷ 〈文章〉，頁 240-1。

與父祖輩相較，顯然已有所調整。

對政權的抉擇，大概是士大夫必須永遠面對的課題。這一則記載，可說是顏之推歷經不同政權經驗的心得感想，也代表這時代士大夫出處進退的實際處境。不屈二姓，遠離政權，屬夷、齊之節；何事非君，治亦進亂亦進，屬伊、箕之義，這是顏之推所承繼的古代傳統。但是，顏之推將兩者並陳，沒有特別認可那一個，正反映他這個時代在複雜的政局中不容易作出抉擇。對於身處於「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的時局，顏之推提出的因應之道是「君子之交」。很顯然可見的，顏之推是以儒家的「君子」為從政出處進退的原則理念。若是遭遇「國有吞滅」的情況，又為「時君所命」去做不得已的事，這是文人最感痛苦之事，顏之推以為應謹慎斟酌以對，不要像陳琳一般的口出惡言。

在此情況下的君子理念，僅有絕無惡聲與不以存亡而改慮兩項內涵，比起古代傳統實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沒有夷、齊不屈二姓並遠離政權的勇氣。其次，也沒有提及如伊、箕為行道而治亦進亂亦進的承擔。所以，在對政權的抉擇這個層面來說，顏之推的君子理念是頗為消極的，算是較低層次的守成而已。這應是其對現狀的無奈表徵。

(四)、顏之儀

協有三子：之儀、之善、之推。¹⁸顏之儀於史有傳。其政治風格明顯強烈：

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竝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宣帝即位，……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

¹⁸ 《梁書·顏協傳》載有二子：之儀、之推，而〈顏氏家廟碑〉有名之善者，云之推弟。又《顏氏家訓·序致篇》言：「每從兩兄，曉夕溫清。」故綜合推論之，應是協有三子：之儀、之善、之推。

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為西疆郡守。……（開皇）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¹⁹

以《顏氏家訓》一書的觀點來看，顏之儀的政治性格屬致身事君的「諫諍之徒」，每盡言直諫，志無所隱，風烈凜然。他的「累諫」、「犯顏驟諫」、「諒直無私」、「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民之望也」與「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等等態度、行為及外界賦予的形象，使他在政壇上所形成的無形力量，即使是君主亦不敢輕忽之。顏之儀這些一系列的行為，其實是有跡可尋的，是源自家風家業的薰陶。從顏氏家族歷代成員的行誼綜合觀之，在這過程中便逐漸塑造出顏氏家族的從政風格。這個動態的過程，透過顏之推的追記回顧，使我們得以了解其概略輪廓。以下透過對顏之推生平事蹟的介紹，並嘗試作一梳理，以窺顏氏家族政治風格的建立。

（五）、顏之推

1、吾家風教

顏之推生於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西元五三一年）。在他所追記的成長過程中，是饒富意味的：

¹⁹ 《周書》卷40，頁720。

吾家風教，素為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誘誨；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脩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已後，大過希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²⁰

「風教」，意義相當於今天所謂的廣義的教育，包括課本知識與生活中的一切。從「素為整密」一詞來看，便知顏之推的家庭久已形成一套相當完整的教育系統。這套教育系統是其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形成為其文化特質之一。它塑造出子女一生的發展方向，成為影響子女一生最大的文化機制。

顏之推從小便在整密的教育環境中成長，在兄長的帶領下，遵循著《禮記》的精神，學習成為一個有禮的人並過有禮的生活。這樣的教育體制，並不是顏之推家庭獨有的創設，而是當時士大夫家庭的普遍情況。這一點在《顏氏家訓》中亦有提及：

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墜慢，便為凡人。²¹

這個教育過程，便是培養小孩成為「有志尚者」的關鍵。如對照上所述顏之推追記的成長過程，我們可以明確肯定在顏之推的家庭中的教育過程大致是一樣的。

對於顏之推來說，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影響便是父母的喪亡。因為，他認為家庭的風教工作在父母喪亡後由兄長替代，但是兄長「有仁無威，導示不切」，以致於他「頗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脩邊

²⁰ 〈序致〉，頁 22。

²¹ 〈勉學〉，頁 141。